

忆恩师吴征镒先生点滴

周丽华

(1963~)，在美国工作。1996~1999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

2014年2月26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0时26分，接来信说研究所开始收集吴征镒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集文稿，盼望弟子们都踊跃投稿，心中不由思绪万千。作为蒙恩师劳心劳力亲手带领栽培过的学生，毕业后我虽常年背井离乡远居太平洋彼岸，和先生见面的日子不如其他同学同事们多，但我和许多其他学生和同仁们一样，想到吴征镒先生，心中总有很多的感动和感恩！

做基督徒后，旧约圣经的一段教训在心中扎根很深：“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传道书1：9-10）。随着自己在美国工作期间于基督信仰上更深寻求，2008年秋我忍心将自己深爱的植物学研究放了下来，离开美国加州科学院植物学部进入位于金门大桥对岸三面环海的金门神学院（Golden Gate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随着时间一天天往前走，在信仰的光照中我逐渐看淡人间恩怨，包括生死。但有一件不能改变的事就是：无论认识到自己的生命何等短暂有限或是终极的虚空，我的心灵始终为生活中遇见的那些具高超人格、优秀品性、美好情操的人打动并折服。我的导师吴征镒先生在我的生命中就是这样富有影响的一位。当我和大家一起在为他老人家周年撰文回忆他的时候，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人格中那些闪光的点滴总成为我生命的鼓励和力量。

我同恩师吴先生很有缘分。我生长于高黎贡山五彩缤纷的花草树木中，虽然从来没有过“原本山川，极命草木”的超越思想，但从小对植物有兴趣。于1996年吴先生80寿辰之际考入昆明植物研究所进入先生门下学习。开始跟随吴先生读书时，前面9位师兄都已经毕业独立工作，后面也还没有学生进来，这个时候吴先生有比较多的时间来带我这个后进的学生。记得当时在植物所读书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先生办公室读书作研究，办公室离家只有50~100米，我每天大约有12~16小时在办公室度过。吴先生办公室里他老人家看标本的房间当时放满了我博士论文所研究的蔷薇科栒子属标本和书籍。先生办公室的研究工具书齐备，各样设备俱全，学生可以自由使用，任何疑难问题都可以向学识广博充满智慧的老师随时请教，加上身边还有开朗大方、可爱能干的云珊小妹在旁边一同工作，凡事都开心顺利。回顾过去的一切，其实最让人得益的不仅是优越的研究条件，影响



1999年，周丽华博士研究生毕业与吴先生和杨云珊合影



人最深的是吴先生为学和做人的高尚品格，在日常生活中他带给人的影响和帮助长达一生之久。在此将几件印象较深的事记录如下：

吴征镒先生是一位非常谦和善良的人，在我的眼中他对人常怀关爱、有求必应。在他身边几年，我不记得他拒绝过什么人的要求。印象中有一次昆明某大学的一位本科女学生要到老先生这里来请教问题，在当时我的眼中似乎她并没有什么重要的问题要请教，反而是一两个听起来很无知也

无聊的问题。老先生非但在百忙中愿意抽空接见，耐心而且和颜悦色地回答她所有的问题，不带半点批评论断，这件事当时给我很大的震撼。每当想到老先生对人一视同仁，礼贤下士的风格，心中总是生出很大的感慨和提醒，对我这样见识短浅，却常常自以为是，缺乏耐心而且固执己见的人，在生命的早期就有吴先生这样的好榜样在前面，实在是一件有福的事。记得先生一年中总有好多次要为他人的著作写序，每次老先生都怀着欣赏鼓励的心来帮助作者们。植物学著作方面的序言就不在话下，记得有一次云南大学有位哲学方面的年轻老师要求吴先生为他写关于后现代方面书作的序言。后现代话题在当时算是比较新颖的，国内大部分人对此知之不多。老先生也欣然答应要求，认真为那位作者写出很好并且富有帮助的序言，非常难得！如果能活到80岁，盼望自己届时能有先生那样宽广的胸怀而成为多人的祝福！

吴征镒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和影响，透过他的著述大家都略窥一端。恩师的学生中，人才济济。即使像我这样平庸后进的学生，也有机会跟随吴先生学习，做学问，为我后来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加州科学院的专业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我在植物所的时候听说老先生有中国植物电脑的美誉，期间有机会确实领教过。先生治学严谨，带学生看植物标本，有个基本功就是要我们将同号标本归类。这是系统研究植物标本前必须做的基本功。可惜植物分类学界不是人人都有这个基本训练，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有机会到世界各地看标本时，大量标本的同号标本并未归类，同一号标本被定名为不同的物种在各地均广泛存在。记得有一次先生花几天帮助我一起过目我初步分类的蔷薇科（Rosaceae）栒子属（Cotoneaster）植物标本，标本数量庞大，装了好多柜，因为我们将国内和欧洲几个主要标本馆的标本都借来了。先生有一天下午停下来指着其中的一份标本说道：“这一号标本需要归并，我们已经看过了”。后来我查看，的确在头一天我们在另一堆标本中看过其中的一份同号标本。这让我很吃惊，但也心服口服，植物电脑的确名不虚传！

老先生对学生关爱更兼为人大度，使我一生存感恩。记得博士毕业后，我有机会留所在老先生的旁边工作。这是一个在植物学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好机会，我很珍惜。但2000年中到美国探亲，因故无法按计划返回研究所。记得有时打电话回所同云珊通话时，若先生正好进来，知道是我



2007年6月携子女回国拜望恩师

打电话，会听见先生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呀？”心中非常的煎熬。2001年在我进退两难在回国和留美中挣扎时，在美国普门有一位老人家为宽慰我即兴为我写过下述七律：“青春意气感如何，梦里天涯芳草多，夜雨鹃声啼旷野，迷途当祷更当歌。浑惧夷险复行行，浪迹天涯一圣经，自信前程多丽景，不需回首望昆明”。难道真的不需回首昆明吗？我不由自主地常常回首。美丽的昆明植物园和国内许多仁厚师长和亲朋好友们常常在我的梦中。

人生旅途中有时我们实在无法掌控自己人生的方向。曾经有些朋友认为我在美国有子有女，有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应该是达到了人生梦寐以求的目标。我深知自己在美国主要的收获是认识基督信仰，得以释放人生的重担。然而每次想到恩师吴征镒先生，心中总留下深深的亏欠。没有能在恩师跟前多协助他的工作，未能在植物学领域多为国家做贡献，也是人生的缺憾。所幸从2003至2008年间，每年几乎都有两段回国工作的时间。每次都能来看望恩师，住在研究所期间依旧可以像在学生时期一样在恩师的办公室晚上加班工作。看见老师身体康健，老有所乐，依旧可以听见他老人家从办公室到家哼着昆曲出入，同时依旧在主持许多重大研究项目，心中得到很多宽慰。

2012年7月，我已经从神学院毕业，同罗德岛华人基督教会一群可爱的年轻人到四川广元柳桥为乡村的孩子们带去资助，并带领英语夏令营后回到昆明。那时恩师偶染肺炎住在医院，我到医院去看先生，恩师声音洪亮，神采依旧。我不知恩师对我职业生涯的巨大转变如何看，因为他从未提问或责备，从来只是开心面对，笑脸相待。这是人生一个何等高的境界，是我一生都要学习的！

我非常荣幸并深深感谢在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中曾经和吴征镒先生有缘分相遇，并有机会跟随先生学习工作，自己从中得着许多的帮助和祝福。盼望吴征镒先生为学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植物学界和相关领域能够成为多人效法的楷模，并成为更多人的帮助。

